

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

[美] 比尔·科瓦齐 (Bill Kovach)
[美] 汤姆·罗森斯蒂尔 (Tom Rosenstiel) 著
刘海龙 连晓东 译

WHAT NEWSPEOPLE
SHOULD KNOW AND
THE PUBLIC SHOULD EXPECT



新闻的十大
基本原则 (中译本第二版)
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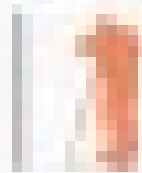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E TEN PRINCIPLES OF
JOURNALISM

THE TEN PRINCIPLES OF
JOURNALISM
AND
THEIR RELEVANCE TO
THE 21ST CENTURY



新闻的十大
基本原则

新闻从业者应如何回应社会的期待

新闻的十大 基本原则

(中译本第二版)

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

[美] 比尔·科瓦齐 (Bill Kovach)
[美] 汤姆·罗森斯蒂尔 (Tom Rosenstiel) 著
刘海龙 连晓东 译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460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美)科瓦齐(Kovach, B.), (美)罗森斯蒂尔(Rosenstiel, T.)著;—2版. 刘海龙, 连晓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301-24751-8

I. ①新… II. ①科… ②罗… ③刘… ④连… III. ①新闻工作—研究 IV. ①G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2339号

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 What Newspeople should Know and the Public should Expect

by Bill Kovach and Tom Rosenstiel

Copyright © 2001 by Bill Kovach and Tom Rosenstiel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uthor

c/o Black Inc., the David Black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

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中译本第二版)

著作责任者: [美]比尔·科瓦齐 汤姆·罗森斯蒂尔 著

刘海龙 连晓东 译

责任编辑: 周丽锦 张盈盈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751-8/G·387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毫米×1230毫米 A5 11印张 253千字

2011年1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2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0.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序

新闻理论与实践融合的本本

2010年12月,我读到科瓦齐、罗森斯蒂尔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的中译本,感觉这回找到了“新闻理论”的感觉。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新闻工作比较强调理论指导,但这里的“理论”相当程度上不是学术,而是各种政治要求和从政治角度出发对某些概念的定义。关于这种情形,刘海龙在该书序言里写道:“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闻理论是对当时新闻体制的正当化过程(legitimation),其主要目的不是指导实践,而是试图通过唯物主义哲学观念回答社会主义新闻体制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在实践维度上并无独特的贡献。”为了强化这种效用,新闻理论被单独列为一门主课,在很长时间内政治术语替代了新闻学术。

新闻学是应用学科,新闻理论来自实践,与哲学的性质不同,所谓“新闻哲学”只是一种说法,把新闻理论哲学化是没有出路的。新闻是有理论的,但这是一种应用理论,不能脱离新闻实践来讲述。不少国家的新闻学教育,其理论与实践是融合在一起的,没有单独的新闻理论课程。其实我国最早的新闻学论著,其理论与实践就是融合的,例如徐宝璜1919年的



《新闻学》和邵飘萍 1923 年的《实际应用新闻学》。

现在我国的新闻理论仍然是单独的学科基础课,在难以改变教学框架的前提下,新闻理论的改革必须与新闻实践紧密结合,《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闻理论研究”的范本。

这本书是谈新闻真实的。关于新闻真实,我国以前的新闻理论教材的表述是: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的真实性既是我国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又是我国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新闻的真实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构成新闻的基本要素必须完全真实(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但不可能完全做到);(2)新闻中引用的各种材料要真实可靠(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但不可能完全做到);(3)能表现整体上、本质上的真实(做不到);(4)新闻与其所反映的客观现实必须完全相符(做不到);(5)对人、单位、事件的评价要客观(应该做到);(6)不能脱离新闻来源随意发挥(应该做到);(7)新闻报道的语言必须准确(原则上可以做到)。

以前的新闻理论课本,基本就是用这种话语建构的。这样的“新闻理论”多少脱离了新闻实践。

而《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这样表述新闻真实:

“新闻真实”不只是准确(accuracy)。它是一个去伪存真(sorting-out)的过程,它是报道与公众、被报道者和新闻工作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新闻的首要原则——超功利地追求真实——最终将新闻与其他形式的传播区别开来。

真实是一个复杂的,甚至有时相互矛盾的现象,但是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的话,新闻能够做到真实。新闻试图从一个令人迷惑的世界里找到真实,它首先从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误导性信息(disinforma-



tion)或自吹自擂的信息中剥离出有用的信息,接着观察社群的反应,然后再完成去伪存真的过程。寻找真相的过程成为一场对话。

再来看看马克思 170 多年前作为《莱茵报》主编关于新闻真实的论述:

在有机的报纸运动下,全部事实就被揭示出来。最初,这个完整的事实只是以同时发展着的各种观点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些观点有时有意地,有时无意地揭示出现象的某一方面。但是归根到底,报纸的这种工作只是为它的一个工作人员准备材料,让他把材料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报纸就是这样通过分工——不是由某一个人做全部工作,而是由这个人数众多的团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担负一件不大的工作——一步一步地弄清全部事实的。(根据德文原文重译)

显然,这样的表述才是来自新闻实践的“新闻理论”语言,而且从实践上升到理论,能够真正给人以启示。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讲述了十条新闻工作的原则,其实翻来覆去、归根到底讲述的原则只有一条,即新闻真实。这本书之所以生动,在于作者们的全部论述均来自复杂而多彩的新闻实践,各种情形都考虑到了,同时又高于实践,能够提出令人若有所思的结论。其中对于用主观替代客观的批评,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新闻真实”在我国的新闻实践中被抬得很高。然而,因为对于新闻真实的理解,总是试图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合二为一,这种逻辑无形中把真实放在了“第二”的位置上。现在还有了“学术化”的表述:我们对于新闻真实不仅要从真实本身去思考,还要从价值的层面去思考,从而将真假的判断扩



展到一般的认知判断,其中渗透着基于利害关系的价值判断。

新闻实践中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应该各有一套明确的知识体系,前者需要可供操作的规范和程序,而后者需要经过充分论证的道德理性。将内涵不同的判断搅和在一起,这使得事实真实不真实这个最简单不过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这种思维模式的实质是:要求价值判断统领对事实的认识,融事实判断于价值判断之中。因而新闻真实成为一个容易被放弃、被漠视的要求。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中提出的第一原则便是:“新闻工作首先要对真实负责。”它说明,

在过去三百年间,为了发挥提供新闻的功能,即为了让人们形成对世界的看法而提供间接的知识,新闻职业逐渐确立了一套松散的原则和价值观。在这些原则之中,最重要的就是:新闻工作首先要对真实负责。

希望得到真实信息,这是人的基本欲求。因为新闻是人们了解和思考自己身外世界的主要依据……真实会带来安全感,因为安全感来自知晓。真实是新闻的本质。

新闻真实只能是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所说的“是”(to be)的结构命题,而不能是“应是”(ought to be)的价值命题。《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强调的便是这一点:“我们这个时代新兴的党派新闻、肯定式新闻会更受某些受众欢迎。因为它使得一切变得更加简单。它能够在令人困惑的世界里发现秩序,不需要太多筛选和提升。它令人感到舒适。这一现状增强了挑战性,我们更加需要那些把事实放在首位的新闻。它是其他一切的基础。”美国作家、芝加哥论坛出版公司总裁杰克·富勒也说:“新闻工作的核心目标是说出真相,这样人民才能得到所需的信息行使统治权。”这本书提出了称职的新闻工作者应该具备的精神与道德追求,同时也细致地叙述了新闻



工作实际操作中的具体规范。

这本书不像我国过去的新闻理论教材那样,把说明新闻工作的作用、性质、任务作为重点,而是阐述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规范,如刘海龙所说,“它用研究实然世界的经验方法,完成了对应然原则的建构”,并且说明怎样践行这些职业规范。

换一个视角感觉“新闻理论”,建议读一读《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这才是真正的新闻理论,来自实践且高于实践。

陈力丹

2014年7月16日

译者前言

从默会知识到公共知识

2009年我在美国访问期间，与一位曾做过记者的新闻学者谈起手头正在翻译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她会意地一笑说：“你说的是那本新闻工作者的《圣经》吧。”类似的反应我在不少人那里见过，可见此书在美国新闻界影响之大。我将部分译文发到“人人网”（当时还叫“校内网”）时，几位同学回复说，这本书已经被作为他们的教材使用。我之前了解到此书曾被港台地区的一些学校列为教学参考书，但没想到它早已经悄然进入内地的新闻学课堂。为了让更多的新闻学子和新闻工作者读到这本近年来少有的新闻研究佳作，我和妻子利用在美国访学期间的闲暇时间，翻译了此书。

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有长期的新闻实践和新闻研究经历，因此该书贴近现实，生动活泼，2001年一问世便迅速成为畅销书，目前呈现给读者的是2007年出版的修订版。这一版与第一版相比，加入了一条新的原则，并增加了不少新案例。

作者之一比尔·科瓦齐在《纽约时报》工作过18年



(1968—1986年),曾任华盛顿分社社长,在《亚特兰大宪章报》工作过两年,担任过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的负责人、卓越新闻项目的资深顾问和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教师,他还是本书导论中提到的“热心新闻工作者委员会”的创始人。据他介绍,他曾随福特总统和卡特总统来访过中国。本书的另一位作者汤姆·罗森斯蒂尔在《洛杉矶时报》和《新闻周刊》等媒体有长达三十年的新闻工作经验。1997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创立了“卓越新闻项目”,2007年该项目从哥大分离出来,成为皮尤研究中心的项目。该项目的网站 [www. journalism.org](http://www.journalism.org) 是新闻研究领域的知名网站。他们二人还合作出版过一本名为《扭曲的速度》(*Warp Speed: America in the Age of Mixed Media*, 1999)的书。

我通过朋友联系到两位作者,他们非常支持本书的翻译工作,科瓦齐先生不仅就翻译中的一些问题给予了耐心解答,还和罗森斯蒂尔一起为中文版撰写了序言,并热情希望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也能加入到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之中。

作为实践智慧的新闻学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这本近年来在美国新闻界颇具影响的著作,有必要先把它放回写作的语境,然后再来思考它对于中国新闻界的启示。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中美新闻研究和新闻教育存在一个明显的差异:在中国被奉为显学、从业者必修的新闻理论,在美国几乎找不到踪影。这并不是说美国的新闻教育中没有理论成分,而是他们认为新闻工作作为一种实践,具有知行合一的特点,新闻精神已经融入采写编评等实务课程,



不需要单独开设一门理论课来传授。此外,对于美国人来说,写新闻是中立的技术活,无须加上太多条条框框。正因为如此,“journalism”才既有中文里的“新闻学”的意思,又有“新闻工作”的意思。^①从广义上来讲,新闻研究也是新闻工作的一部分,在实践与理论之间,新闻学离前者更近,离后者较远。所以学者们也大可不必一听到“新闻无学”便着急上火。这里的“学”指的是学院派尊崇的以发现新知识为取向的智力游戏。这就像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访问中国时曾说过“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一样,他所说的“哲学”特指源于古希腊的理性智慧,并不含有贬低中国人的意思。^②同样,这种学术取向的“学”对于新闻工作来说有用,但很间接。新闻工作需要的是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智慧。尽管看上去,理论取向的新闻学术研究和实践取向的新闻学讨论的是同一个对象,但是二者的旨趣和方法却存在着很大差异。

即使在美国的新闻研究者内部,这个分歧也十分明显。这在承载这两类研究的期刊上表现得比较突出,尽管近年来一些刊物(如 *Journalism*)试图调和这种分歧,但是《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和《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的不同还是一望可知的。芭比·泽丽泽(Barbie Zelizer)区分了新闻研究中的三个诠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新闻工作者、新闻教育者和新闻研究者。她形象地针对这三者之间的分歧做了如下描述:

① 潘忠党:《新闻与传播之别——解读凯里〈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4期。

② 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页。



新闻工作者说新闻研究者和新闻教育者无权把他们的脏衣服晾出来给人参观；新闻研究者说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者不够理论化；新闻教育者说新闻工作者把头埋在沙子里，新闻研究者把头伸进云里。^①

按照这个划分，《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应当属于新闻教育者的话语，对过于现实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可能嫌它太理想化，而对学院派的新闻研究者来说，则会嫌它陷于新闻专业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能自拔。在中国，新闻教育者和新闻研究者的分化还不明显，导致了对“新闻理论”的理解与美国不大相同。

中国的新闻理论也不是从新闻学研究一开始就存在。在早期翻译的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和休曼(Edwin Shuman)的《实用新闻学》(*Practical Journalism*)^②，以及徐宝璜写的《新闻学》、邵飘萍写的《实际应用新闻学》等^③中国新闻学的源头中，都沿袭了美国式新闻研究的这种追求实用智慧的精神，基本属于泽丽泽划分的三类诠释共同体中的新闻教育者的传统。

当代中国新闻理论的出现可追溯到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④，这篇破中有立的文章把唯物主义思想引入新闻研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闻学结合在一起，开创了新闻学研究的哲学传统。20世纪50年代通过学习苏联新闻教育模式，这套新闻理论得到进一步完善。从产生的

① Barbie Zelizer, "Journalism and the Academy," in *The Handbook of Journalism Studies*, Karin Wahl-Jorgensen and Thomas Hanitzsch ed., New York: NY, Routledge, 2009, pp.29—41.

② Edwin L. Shuman, *Practical Journalism: A Complete Manual of the Best Newspaper Methods*, New York: N. Y.,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03.

③ 参见徐宝璜等：《新闻文存》，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④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转自《陆定一新闻文选》，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语境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闻理论是对当时新闻体制的正当化过程(legitimation),其主要目的不是指导实践,而是试图通过唯物主义哲学观念回答社会主义新闻体制是否具有合理性的问题。这个知识体系偏重学理,在实践维度上并无独特的贡献,这一缺失直接导致了1978年以后在新闻教育的课堂上“西方的”(主要是“美国的”)新闻实践方法和唯物主义新闻理论表面上“和平共处”的特殊局面。

中国新闻理论产生的语境对今天的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影响深远。由于路径依赖和体制原因,哲学(包括非唯物主义的哲学)成为中国新闻理论的主要背景学科,追求学术化、理论化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主流。但另一方面,由于不少研究者没有意识到学术理论与实践知识的区别,缺乏研究规范,一批打着学术研究之名,既无理论建树,又无实践价值的所谓学术成果充斥于新闻理论研究领域。当这种“学术研究”与海外对接时,会意识到自身和美国新闻教育者的研究相比过于理论化,与美国的新闻学术研究相比,又缺乏规范。于是它把前者划入新闻业务和技巧的范畴,把后者划入“传播学”范畴。^①这便出现了前面提到的在美国的新闻教育中没有“新闻理论”的现象。

这里对中国新闻理论产生背景的简单回顾,目的并不是否定它,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中西新闻理论的差异。正如

^① 比如近年来译介的北美学术界的研究如《做新闻》《什么在决定新闻》《发掘新闻》《维系民主》等成果都被列入传播学的系列丛书。当然,这个“传播学”也是中国新闻学研究者建构起来的他者。通过建构对立面,中国的新闻学进一步完成了自己的正当化过程,形成了本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实用/虚文等一系列二元对立。参见刘海龙:《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从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看传播学在中国》,《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5期;刘海龙:《“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从1978年—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学观念》,《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译者在另一篇论述传播学本土化的文章中提出的,我们要正视中国特色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而不是采取一种鸵鸟似的回避态度或非此即彼的否定态度。^①但是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仍然抱着寻找中国式新闻理论的心态来看这本《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肯定会失望而归,因为它大多是一些经验的总结,谈不上多高深。在美国的书店里,如果碰巧没有“新闻”这一分类的话,这本书多半会被放到“语言”或“写作”的书架上。

作为手工艺的新闻工作

《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不是一本纯学术著作。正如副标题“新闻工作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所提示的,这是一本针对新闻工作者和普通公民的普及性读物。科瓦齐先生在给我的信中强调,这本书的主旨是找出合格的新闻工作者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个人品质,也就是书中总结的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

1. 新闻工作首先要对真实负责。
2. 新闻工作首先要忠于公民。
3. 新闻工作的实质是用核实进行约束。
4. 新闻工作者必须独立于报道对象
5. 新闻工作者必须成为独立的权力监督者。
6. 新闻媒体必须成为公众评论和妥协的论坛和广场。
7. 新闻工作者必须让重大事件变得有趣并且与受众息息

^① 刘海龙:《从受众研究看“传播学本土化”话语》,《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7期。



相关。

8. 新闻工作者应该使新闻全面、均衡。
9. 新闻工作者有责任按良心行事。
10. 公民对新闻也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在本书的修订版里,增加了初版没有的第十条原则,对公民也提出了要求。不论这些原则的细节如何变化,其道一以贯之,就是作者们在导言里提出的“新闻工作的目标是为人民提供获得自由和自治所需的信息”。自由是个人权利的核心,自治(self-governing)是民主的精髓。与中国的新闻理论倚重哲学不同,美国的“新闻理论”把政治学作为最重要的背景学科。新闻与民主的关系是本书十大主题背后的复调。

细心的读者还会注意到,上述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并不是逻辑思辨的结果,而是通过大量的调查与访谈,对新闻工作者共识的描述。它用研究实然世界的经验方法,完成了对应然原则的建构。换句话说,这些原则不是客观的法则(law),而是新闻工作者们约定俗成的行业规则(rules)。这一点也体现出美国新闻研究注重实践智慧的特征。

近年来,不少研究者不再把新闻工作看成是一个专业(profession),而是把它看成一门手艺(craft)。① 因为和更具有专业性的医生、律师、会计等职业相比,新闻工作中能够被规范化、标准化的部分实在有限。多数新闻工作者是在实践中,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中摸索、试错、领悟而成为熟练匠人的。在一代又一代新闻工作者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共同体接受的行业规则。因此,作者们认为,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必须在传统内寻找,而不是通过逻辑推导植入。但是或许是出于谨慎,

① Barbie Zelizer, *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 News and the Academy*, Sage, 2004, p. 34.



或许是出于对《宪法第一修正案》中不得为言论立法的敬畏，在新闻工作者中流传下来的这些原则从未被清晰地阐明过。此书的重要贡献，不在于它提出了什么全新的见解，而是首次把美国新闻传统中这些默会的知识（tacit knowledge）转换成了用语言表述的公共知识（public knowledge），让它们接受来自不同媒体和文化的新闻工作者的实践检验。

“默会的知识”是由匈牙利学者卡尔·波兰尼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人类的知识除了可以言说的知识（articulated knowledge）外，还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会的知识。后者来自长期的经验积累，是主观的、个人化的知识。^①之前提到的“新闻无学”所包含的另一层含义，正是指新闻工作的这种无法通过语言把握，只能通过师傅带徒弟、依靠每个实践者体会和顿悟的特征。波兰尼有一句名言——“我们知道的比我们说出的要多”，然而语言的吸引力如此之大，老子明知“道可道，非常道”，仍要花上五千字来解释他所谓的“道”。本书的两位作者也固执地想通过自己的调研，把这些被新闻工作者当作理所当然的直觉变成能够被讨论的公共知识。

本书名为“The Elements of Journalism”，正有此喻义，基本元素须臾不可离，但却易被当成理所当然之事而忽略。这个书名写成英语一目了然，但要翻译成准确的中文却令译者颇为踌躇。除了前面讨论过的“journalism”难译之外，信达雅地把“elements”的含义传达出来也不容易。这个概念来自于古希腊和许多文明中都存在的“元素说”，认为世界是由一种或几种基质构成，比如古希腊的土、水、气、火，中国的“五行”说等。作者用这个比喻来暗示这些原则具有普世性，是新闻活动的基础。但是在中国的新闻理论里，“新闻的元素”或者

^① [英]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